

青少年素质教育精品阅读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著 陈庭文◎改编

中外名家名著

Classic Literature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青少年素质教育
精品阅读

全彩
青少版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美〕海明威◎著
陈庭文◎改编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陈庭文
改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2012.5

(青少年素质教育精品阅读)

ISBN 978-7-5427-5295-6

I. ①老… II. ①海…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63398号



青少年素质教育精品阅读 | 全彩青少年版


老人与海

[美] 海明威 著 陈庭文 改编

责任编辑: 刘湘雯

出版: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832号 200070) <http://www.pspsh.com>

制作:  (www.rzbook.com)

印刷: 北京爱丽精特彩印有限公司

发行: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

字数: 15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27-5295-6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李学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读友》（少年文学半月刊）、《宝葫芦》（儿童故事月刊）特约主编、策划人。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作品以儿童小说和儿童文学理论、评论为主。已发表作品200余万字。其中小说代表作《蔚蓝色的夏天》、《走出麦地》、《金色的手指》、《天使没有长大》等；理论、评论代表作《幽默的蛰伏》、《幻想的游戏》、《从“为文学”的救赎到“为儿童”的写作》等。出版儿童小说、散文11部，理论、评论集2部，翻译作品2部，人物传记3部。曾获第17届、第22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7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2007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2007年度“上海文艺创作精品奖”等奖项。有多篇小说获得少儿期刊“好作品奖”和入选各种儿童文学“最佳”选本；多篇儿童文学评论为“人大复印资料”所转载。

· · · · · 导读 · · · · ·

“冰山”下的丰富与深邃

《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最富盛名的代表作。小说最初发表于1952年。其时，这部仅仅几十页的中篇小说甫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短短48小时内就卖出了530万册，创造了文学阅读史的奇迹。随后，因为其突出成就和巨大影响，《老人与海》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文学奖。1954年，瑞典文学院又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海明威。由此，《老人与海》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先后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就连海明威自己也承认“这是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著名的“冰山理论”最为成功的文学实践。作为小说，《老人与海》尽管构思简单，但是却简单中蕴丰富，平淡里显深邃，寓意极其深广。同样，人物形象塑造上，海明威也避繁就简，用近似白描的手法，塑造了圣地亚哥这个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硬汉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一生思想和艺术探索的集大成之作，其巨大的国际声誉和影响，也是实至名归。

李学斌

Contents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第一章〕

- 006 | 都是打鱼人

〔第二章〕

- 011 | 祝你好运

〔第三章〕

- 014 | 军舰鸟与金枪鱼

〔第四章〕

- 019 | 未曾谋面的对手

〔第五章〕

- 022 | 我要跟你奉陪到死

〔第六章〕

- 026 | 抽筋的左手

〔第七章〕

- 031 | 冠军圣地亚哥

〔第八章〕

- 035 | 鳅的命运

〔第九章〕

- 038 | 直面即是死亡

〔第十章〕

- 043 | 鲨鱼的第一次袭击

〔第十一章〕

- 047 | 匕首改制的长兵器

〔第十二章〕

- 050 | 一个人的群体搏杀

〔第十三章〕

- 054 | 悲剧无法打败英雄

永别了，武器

〔第一章〕

- 058 | 炮火经过的小镇

〔第二章〕

- 061 | 我的中尉朋友

〔第三章〕

- 065 | 出乎意料的相识

〔第四章〕

- 070 | 我像发情的狗吗

〔第五章〕

- 073 | 被识破的好戏

〔第六章〕

- 077 | 痛恨战争的士兵

〔第七章〕

- 080 | 圣安东尼像与狙击兵

〔第八章〕

- 086 | 从救护到被救护

〔第九章〕

- 092 | 英雄是怎样炼成的

〔第十章〕

- 096 | 教士的愿望

Contents

〔第十一章〕

- 100 | 也许只为相逢

〔第十二章〕

- 104 | 米兰第一天

〔第十三章〕

- 107 | 当爱情来临

〔第十四章〕

- 111 | 上尉和少校的区别

〔第十五章〕

- 114 | 手术前的盘问

〔第十六章〕

- 118 | 好朋友的劝诫

〔第十七章〕

- 120 | 两个人的幸福时光

〔第十八章〕

- 122 | 令人讨厌的英雄

〔第十九章〕

- 127 | 跑马场游戏

〔第二十章〕

- 131 | 孩子，孩子

〔第二十一章〕

- 135 | 12只酒瓶砸碎了假期

〔第二十二章〕

- 138 | 临时婚房里的谈话

〔第二十三章〕

- 142 | 开往前线的火车

〔第二十四章〕

- 145 | 再见，雷那蒂

〔第二十五章〕

- 150 | 黑暗中的争论

〔第二十六章〕

- 153 | 暴风雨中的大撤退

〔第二十七章〕

- 159 | 半路搭车人

〔第二十八章〕

- 164 | 弃车奔向乌迪内

〔第二十九章〕

- 167 | 艾莫之死

〔第三十章〕

- 174 | 枪口下的逃生者

〔第三十一章〕

- 178 | 随威尼斯干线行走

〔第三十二章〕

- 181 | 目标施特雷沙

〔第三十三章〕

- 185 | 再相会

〔第三十四章〕

- 189 | 打弹子的葛雷非伯爵

〔第三十五章〕

- 194 | 被捕前夜

〔第三十六章〕

- 198 | 逃亡者的瑞士之行

〔第三十七章〕

- 205 | 蒙特勒孕妇

〔第三十八章〕

- 210 | 她将成为母亲

〔第三十九章〕

- 212 | 在幸福中煎熬

〔第四十章〕

- 217 | 永别了，爱人



圣地亚哥是个在科希马尔海港附近独自驾驶小船捕鱼的老人。他的面容消瘦而憔悴，脖颈上皱纹深陷，腮帮上还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反射的光线所引起的良性皮肤癌变。由于两手经常拖拉挂着大鱼或其他重物的长长绳索，老人的手掌两面尤其是虎口上部分已经布满了道道印痕与伤疤，仿佛浸染着悠悠的岁月。

他身上的一切如同这双手，古老而斑驳，唯有眼睛，像海水一般清澈碧蓝的眼睛，透射出愉快而不肯轻易认输的光芒。

已过去八十四天了，老人没捕到一条鱼。头四十天，本来有个小男孩跟他一起出海，可这么久他们也没有一点成果，男孩的父母就很不高兴，说老人准是“倒了血霉”，怎么也不肯让男孩再跟他出海。于是，四十天后，小家伙就上了另外一条船，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

男孩在很小的时候就跟他学会了捕鱼，很爱眼前这个孤独的老人。现在，每每看到老人归来时船上空空如也，男孩心里就很难受，总是帮他拿卷起的绳索、渔钩、渔叉，还有收卷在桅杆上的帆。那面帆上，用面粉袋片打着不少补丁，看着就像一面标志着失败的旗子。

当他们又一次从小船停泊处爬上岸时，男孩说：“圣地亚哥，我家挣了点儿钱，我又能陪你出海了。”

“不。”老人这回拒绝了他：“你遇上一条交了好运的船，就在那条船上待下去吧。”

“你还记得吗？有回你八十七天都钓不着一条鱼，但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能逮到大鱼。”

“我记得呀，而且我也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才离开我的。”

“嗯，是爸爸没有信心才叫我离开你的，我是他的儿子，不能不听。”

“我明白，你是个好孩子。可是我们有信心，对吗？”

“对。”男孩很认同这种说法：“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吧，然后一起把家什都带回去。”

“那敢情好，都是打鱼人嘛。”老人咧嘴笑了。

坐在饭店的露台上，老人和孩子悠闲地喝着啤酒，感受这难得的午后时光。渔夫们通常都喜欢聚集在这里，一些年轻人拿老人开玩笑，他也不生气，另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渔夫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都没表露出来，只是斯文而平静地谈起他们的见闻。

老人端着酒杯若有所思。男孩说话了：“圣地亚哥，要我去弄点沙丁鱼给你明天用吗？”“不，你已经请我喝了啤酒，算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时，我多大？”

“五岁，那天我刚把条大鱼拖上船，它差点撞碎船舷，你也差点送了命。还记得吗？”老人微笑着。

“当然记得。那鱼尾巴还砰砰地拍打，船上的座板都给打断啦。我还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整条船都在晃抖，你用棍子啪啪的打鱼声就像在砍树，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从那时起，咱们做过的任何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男孩很骄傲地回答。

老人用那双碧蓝的眼睛爱怜地看看他：“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可你是你爸妈的小子，搭上的又是一条幸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条鱼饵来。”男孩没忘刚才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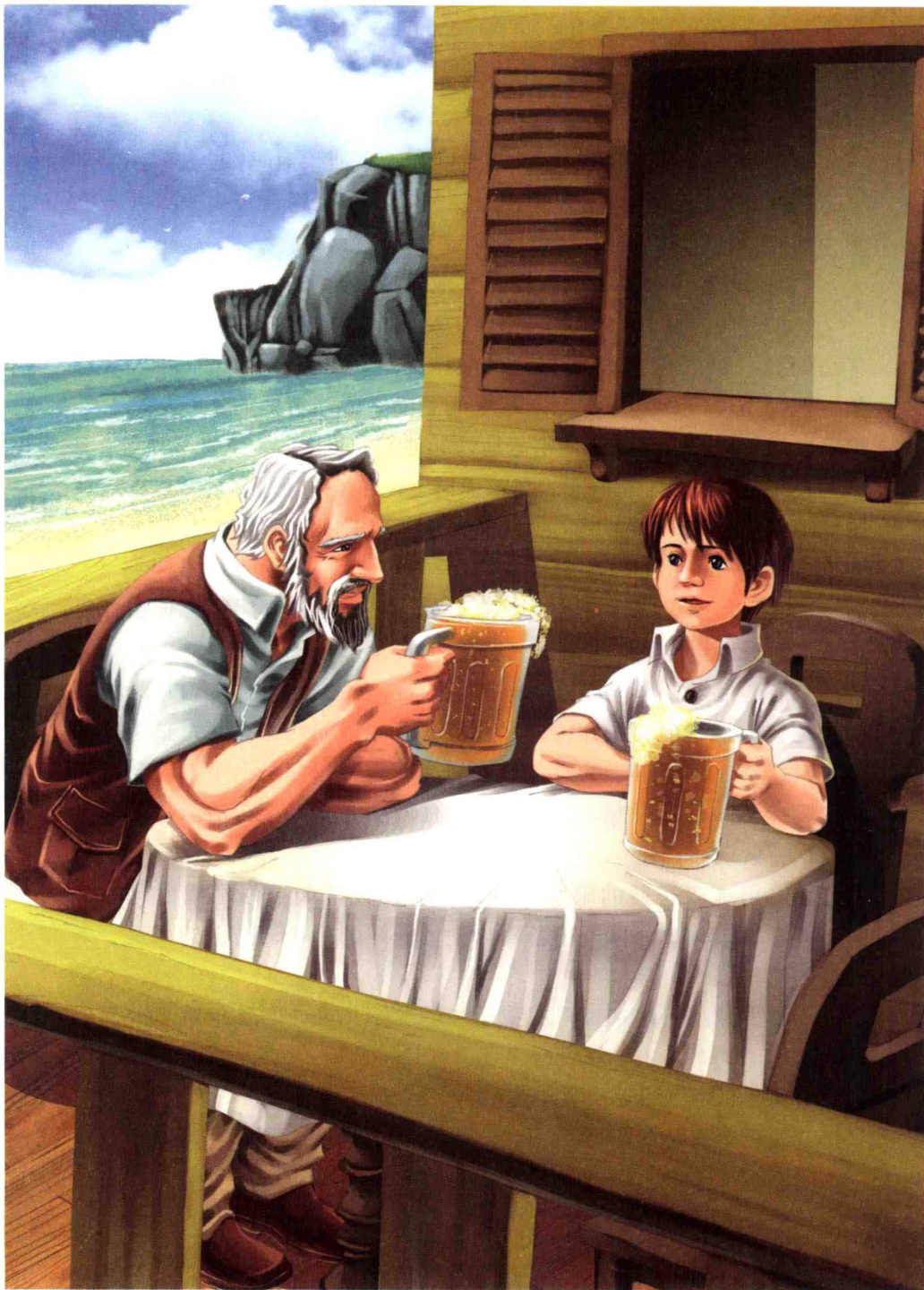
“我还有剩下的呢，刚放在筐子里腌了。”

“还是让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那就一条吧。”

“两条。”男孩坚持着。





“好吧，谢谢你啦。”老人依从了小家伙。他们的关系很好，男孩这样做，并不使他感到丢脸、难受什么的。望着远方海面，他好像在自言自语：“看这海流，明儿准是个好日子，我打算去远方，天不亮就出海，等转了风向再回来。”

“那我也想法叫船主人驶到远方，这样的话，如果你钓到了大鱼，我们就可以赶过去帮忙。”

“你那船主人可不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老人认识男孩的那个船主人。

“你说的对，不过，他眼睛不好，我就会说远方有鲛鳅什么的，让他赶紧赶过去。”

“他眼睛这么不好吗？真怪了。他可从来没捕过海龟呀，那玩意才是伤眼睛的哪。”

“你和他不一样，你的眼力可真好呢。”男孩说。

“嗯，因为我是个不寻常的老头儿。”老人笑得眼睛眯成条缝。

“那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大鱼吗？”

“我想还有力气，再说，对付大鱼不光需要力气，还需要好多窍门哪。”

他们的谈话非常愉快，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个把小时。男孩说：“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渔网去逮沙丁鱼啰。”

在船上收拾一通家什后，老人扛着桅杆，男孩拿着放有钓索卷儿的木箱、渔钩和带杆渔叉，顺大路走回窝棚。老人的窝棚是用一种叫做“海鸟粪”的大椰子树上那坚韧的苞壳搭成的，里面有张床、有张桌子、有把椅子，还有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这褐色大叶叠盖的墙壁上，挂有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科夫莱圣母图，这是他妻子的遗物。以前还有幅妻子的彩色照，但被老人取下了，因为他觉得妻子太孤单，就把彩色照放在屋角的架子上，上面盖着他的干净衬衣。

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旁边，两人坐下来扯着闲话。

“八十五是个吉利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到我逮回一条



去了下脚料还有一千多磅的大鱼？”

“我拿渔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吧？”男孩没有回答，还想着沙丁鱼呢。

“好吧，那我先来看看昨天的棒球消息。”老人说着，从床下取出张旧报纸。他冲着男孩扬了扬：“是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

“我弄到沙丁鱼就赶紧回来，咱们俩的可以放一块冰镇着，明早就能分着用啦。”男孩很高兴自己的设想，没忘了老人手里的那张报纸：“等回来你就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好嘛，要相信扬基队是不会输的，只要有狄马吉欧在。”

“可我还是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会赢。你好好看一看，到时候给我仔细讲。”

“还有哪，”老人没等孩子离开，又问：“明儿就是第八十五天啦，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要两块半的，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想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没准儿我也能借到，不过我还不想借钱。要第一步是借钱，那下一步就要讨饭啰。”老人感慨道。

男孩关切地说：“穿得暖和点吧，现在是九月啦。”

“唉，是呀，九月啦，要是在五月，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

“不说啦，我现在就去捞沙丁鱼。”男孩说完，一溜烟儿跑远了。老人看着远去的小小身影，脸上浮现出一丝温情的笑。





第二章

祝你好运



男孩回来时，老人正躺在椅子上熟睡。他的脑袋向前耷拉着，整个脸上就见不着丝毫生气。里面穿着的衬衫不知打了多少补丁，斑驳得就像那张帆。男孩从床上捡起条旧军毯，轻轻盖在老人身上，转身走了。

不多时，男孩提着盒东西又匆匆跑回。“醒来吧，老大爷。”一只小手搭上老人的膝盖微微晃动着。

老人睁开眼，神志渐渐清醒过来。“你这是拿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来吃点东西吧。”

老人准备卷起毯子。男孩说：“还是披在身上吧，这样暖和些。只要我活着，就不会让你受冻挨饿，更不会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

听到有人这么讲，老人很高兴：“谢谢你啦，今天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打开双层的白铁板盒子，男孩把饭菜一样样摆出，还从口袋里掏出两副用餐巾纸包着的刀叉和汤匙。

老人问：“这些都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露台饭店的老板，他还送了两瓶啤酒呢。”

“我要好好谢谢他，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我们不止一次了，他对我们真够意思。”

老人边吃着眼前丰盛的饭菜边说：“炖菜的味道好极了。”

“你给我讲讲棒球赛吧。”男孩央求道。

“在美国联赛中，总是扬基队的天下，我跟你说过啦。”

“可今天的报纸说，他们输了。”

“这没什么，重要的是了不起的狄马吉欧恢复了本色。”

“他们还有别的好手呢。”

“当然啦，不过有他就不同啦。你还记得过去他常来露台饭店吗？我想陪着他一块出海钓鱼，可是不敢开口，我要你去说吧，你却也不敢。”

“我记得。那次真是太失算了，他很有可能会跟我们一起出海的。如果真能如愿以偿，我们足可以一辈子回味这件事啦。”男孩的眼里掩藏不住兴奋。

一老一小就这么高兴地谈论着，从约翰·J.麦格劳谈到多罗彻，从卢克谈到迈克·冈萨雷斯，可到最后，话题一拐，男孩还是认为眼前的老人才是最好的渔夫。小家伙说：“好渔夫虽然很多，而且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可我认为顶呱呱的只有你。”

老人很感谢这个评价：“谢谢你，小家伙，你说的真叫人高兴。我也许不像以前那样强壮，可还是懂得不少捕鱼的窍门，而且有着坚强的决心和毅力。”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天就见黑了。两人约好明早一起出门后，男孩收拾好饭盒离开了小窝棚。桌上一直没有点灯，老人摸黑脱下长裤卷起来放在床头当枕头用，把旧报纸也塞到里面，而后，又用毯子严严实实裹住身子睡下了。

这一觉睡得比较舒服，他梦见小时候见过的非洲，长长的金色和白色的海滩，高耸的海岬和灰褐色大山。此外，他还在梦中听见惊涛拍岸声，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甚至还有那随阵阵微风飘来的非洲气息。金色和白色海滩上有几只小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就像小猫般嬉戏着，在老人梦中，那些小生命就像小男孩一样可爱，他从未如此爱过这男孩。

当清晨的寒意袭来时，老人清醒过来。他穿上长裤撒完尿，顺着大路走去。男孩睡的房间没有上锁，他慢慢推开门，顺着一丝月光，能看清小家伙正在帆布床上熟睡，老人轻轻握住只小脚，弄醒男孩。

直到走出门，跟在老人背后的小家伙还在昏昏欲睡着，圣地亚哥

怜惜地伸出胳膊搂着他，歉意地说：“对不起。”

“不用的，男子汉就应该这样。”男孩挺挺胸。

他们又来到了窝棚，就像昨天回来时那样，还是老人扛着桅杆，男孩抓着钓索卷儿和渔叉、渔钩往海边的小吃馆走去。

这家小吃馆专门为渔夫提供服务，清早就开始营业。喝着盛在炼乳罐头里的咖啡，男孩问：“老大爷，你昨晚睡得怎么样？”

“睡得还不错，我感觉今天挺有把握。”

“那我现在去拿我们用的沙丁鱼，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

“嘿嘿。”老人笑了，他又回想起以前：“你还只有五岁时就开始帮我拿东西哩。”

“记得的。我就回来，你再要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挂账。”

孩子的背影渐渐远去，圣地亚哥慢腾腾地喝着咖啡。他知道，这杯咖啡是今儿一整天的食物，很久以来，他已厌烦吃饭，即使出海，也只是在船头上放瓶水就权当饭食了。

当小家伙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后，他们一起走向小船，又一起抬起它溜进海里。

一切准备就绪，男孩与船上的老人道别：“祝你好运，老大爷。”

“也祝你好运。”圣地亚哥底气十足地回答。不知为什么，他今天的感觉特别好。道过别后，老人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钉子上，身子使劲向前冲，来抵消桨片在水中遇到的阻力。

小船驶入海洋。黑暗中，其他船只也在出海，老人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桨落声和划动声。此时，月亮已没入山背后，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圣地亚哥知道自己将要驶向远方，他把陆地的气息统统抛在后方，只带了男孩的祝福，缓缓划进清晨海洋的清新气息中。



第三章



军舰鸟与金枪鱼



黎明前的黑暗并不是静谧无声的。老人划船出海不多会儿，就能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凌空飞翔时平展双翅发出的咝咝声。飞鱼是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他喜欢听到这种声音。老人总把海洋当成女性，他认为如果海洋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肯定是因为她身不由己，绝非出于自愿而为。你瞧，现在的海洋不正是位温柔多情的姑娘吗？

老人平稳地划着，除了水流偶尔打个卷儿以外，海面算是平坦无浪。正好，这平静的水流可以载着小船半漂半游地向前，帮老人干了至少三分之一的活儿。这会儿，天渐渐开始亮了，老人发现，自己已经划到比预期更远的地方。

他要找到那些鲐鱼和长鳍金枪鱼在哪儿，说不定同时会有条大鱼跟着出没哩。于是，不等天色大亮，他开始放出一个个鱼饵，第一个鱼饵下沉四十英寻，第二个下沉到七十五英寻，第三个、第四个分别下沉到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的蓝色海水中。（注：英寻是海洋测量中的深度单位。1英寻=1.852米）

那些由新鲜沙丁鱼做的鱼饵都头部朝下，钓钩的钩身穿进小鱼的身子，扎好、缝牢，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弯钩和尖端，都被包在鱼肉里。每条沙丁鱼用钓钩穿过双眼，这样鱼的身子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环形。不管哪条大鱼接触到钓钩的哪一部分，都会觉得这是道喷香而美味的食物。

男孩给他的那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做长鳍金枪鱼，此刻正像铅锤般挂在两根最深的钓索上。另外两根，老人用了蓝色大鲈鱼和黄

色金银鱼，它们虽然已被用过但仍然完好，更何况还有沙丁鱼又增添了喷香味道，诱惑力十足。老人一面紧盯着那三根钓竿，一面缓缓地划着，使钓索保持上下笔直，不使它们的水下位置发生太大的变化。

当太阳完全升起，阳光变得明亮刺眼时，老人俯视着水中，紧盯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黑魑魑深海里的钓索。小船的速度没有加快也没有减缓，钓索也垂得更直，不用看透水底老人也知道，在四个钓索到达的不同深处，都有个鱼饵刚好在他期望的地方等待着游鱼。

别的渔夫和老人有所不同，他们把钓索垂下185.2米，但因为小船总是随水漂移，那深度最多也不过六十英寻。老人常年在海上打鱼，知道这些渔夫的捕鱼习性，他想，我总会把它们精确地放在适当深度，接下来只是看我运气好不好了。唉，以前一直没有收获，希望今天能转运。我愿意把准备工作做得分毫不差，这样，一旦运气来临，就有更多的把握来捕获猎物啦。

两小时过去，太阳不像刚才那么刺眼了。老人向东望去，近岸的海面上有三条低矮的小船兀自漂移着。一只黑色的长翅膀军舰鸟忽地出现在前方天空中，它盘旋着、飞翔着，倏地后掠又倏地俯冲，迟迟不肯离去。

“它肯定是发现什么啦。”老人想着，慢慢划向那儿。他并不匆忙，好让那些钓索始终保持着上下笔直的位置。不过，海流还是袭近了点，老人稍稍稳了稳小船，仍没有加速。军舰鸟又盘旋起来，它双翅纹丝不动，片刻，猛地俯冲下来，几乎就在同时，老人看见有条飞鱼正从海面上窜跃而出，拼命地向前掠远。而在它身下的海水里，一大群黑色东西也在快速前行。

“鲛鳅！”老人喊出声来：“大鲛鳅！”他取下双桨，从船头下拽出根细钓丝，钓丝上系着一段铁丝导线和一只中号钓钩。他拿出条沙丁鱼挂在上并把钓丝从船舷旁放下水，再将上端紧系在船艄一只拳头螺栓上。跟着又在另一根钓丝上安放鱼饵备好后，他不紧不慢地划起船来，同时还注视着那只此刻正在水面上低低飞掠的长翅膀黑军舰鸟。

鸟儿再次铺展开双翅，全力追踪飞鱼。老人清清楚楚地看见，那



群大鲱鱼正紧随在脱逃的飞鱼后面破水而行。这群鲱鱼真大啊，他想，紧跟它们，说不定它们能带我发现大鱼哩。

军舰鸟显然不是飞鱼的对手，接连十数次飞鱼都逃脱了它的布控。当飞鱼最后一次跃起再没入时，老人紧跟的那群鲱鱼也游得无影无踪啦。不甘心的老人驾着小船仔细俯视着海水，他仍然希望能逮住条掉队的，因为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大鱼极有可能就在附近转悠。

天气非常晴朗，近处，是深蓝色的海水，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正在穿梭闪现，将阳光反射得瑰丽多彩。虽然刚刚跟丢了鲱鱼，老人还是很高兴，因为这么多浮游生物的出现，恰恰说明附近有鱼。

宁静的水面上，漂浮着几摊晒得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僧帽水母。水母那胶质的浮囊呈紫色，闪现出彩虹般的颜色。它忽儿倒向一边，忽儿竖直成一团，就像个美丽的大气泡高高兴兴地浮动着，身后那足有一码长的紫色触须也正婀娜多姿地摇曳着。

“哦，水母。你这狗娘养的。”老人诅咒着，静静地望着一些小鱼在水母的触须间游动着。虽说水母的毒素对它们没有影响，可对人就不同了。以前老人把鱼拉回船舱时，水母的某些触须会缠在钓丝上，紫色黏液会附在上面，当碰触到老人时，胳膊、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疮肿，就像被毒漆树或栎叶毒漆树感染一样。尤其是这种僧帽水母，它的毒素会发作得更快，附在人手上感觉就像挨鞭子抽般痛痒难忍。

对这些欺诈成性的生物，老人没有动手，因为他看到一只大海龟正在向它游去。海龟对付僧帽水母很有一套，只要闭上眼睛，将头部、尾部都缩进硬壳，然后直接从正面进攻就能轻易把它吃掉。眼下，那只大海龟正在蓄势待发，老人不用看，也知道最终会是孰胜孰负。

为了使身子长力气，老人常吃白色的海龟蛋，他在五月份就连吃了整整一个月，就是想让自己在九十月份时能够身强力壮，好去逮条大鱼回来。为了保护眼睛，他还每天坚持从大圆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喝。那大圆桶就放在渔夫们存放家什的棚屋里，谁都可以喝，不过，大多数人都因受不了那味道而放弃了，只有老人坚持下来。当然，这